

总序

当前国际范围内对应用语言学的认识以“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AILA)给出的定义最具代表性(De Bot 2015: 26-31)。该协会认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现实语言问题的交叉学科。相关语言问题可借助既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也可采用新创的理论思路或手段加以解决。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等是应用语言学的常见领域。上述理解已渐成共识,主流期刊(如*Applied Linguistics*)与最新出版的《应用语言学手册》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涵盖范围也大致如此。

虽说应用语言学学科分支广泛而多元,但不难看出所谓的狭义应用语言学,即语言的教与学,仍是热门的话题,相关成果也令人瞩目。究其原因,早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 World Congress)上,语言教学便是首要议题。其后几十年来,应用语言学的疆域不断延展,而语言教学研究的热度则长盛不衰。在这一进程中,语言教学领域不断分化,譬如按语言构成、语言技能、语言教学环节、语言教学主体、语言教学机制等,衍生出语音、词汇、语法、语篇、语用教学,听说读写译教学,课堂教学与语言测评,学习者及教师、中介语和语言习得的社会和心理机制等相关教学及研究。此次“应用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设立的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测

评、二语写作、外语教师教育等子系列，正是我国发展较快的几大核心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教学理论探讨，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英美学者在中国(以Lawrence Faucett为代表)、日本(以Harold Palmer为代表)、印度(以Michael West为代表)开展的英语教学实践和理论总结(Howatt & Smith 2014: 85)。随着1941年密歇根大学“英语研究所”(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的成立以及Charles Fries(1945)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一书的出版，语言教学研究大势渐成。其后，各类应用语言学组织、会议、专论和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同步。在桂诗春先生等先驱开辟的广阔天地里，从引介到创新(何莲珍 2018; 王初明 2018)，应用语言学走过了锐意进取、成果丰硕的四十年。在研究领域方面，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主体也是语言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即便是我国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也以英汉中介语分析为最盛，意在解决语言学习问题。在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大陆学者在过去十余年里产出的高水平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令人瞩目，高影响因子英文论文数量激增(Lei & Liu 2018)。我国应用语言学学者正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更令人欣喜的是，以文秋芳“产出导向法”、王初明“续理论”等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均表明我国应用语言学学者正从西方思想搬运工向中国理念设计师转变。在此过程中，理论本身的完善和学界思想的碰撞在所难免。但不可否认，聚焦语言运用与语言教学中的真问题，有意识地建构本土特色应用语言学理论(另见崔希亮 2007: 8)，是我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本系列丛书正是坚守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本着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的宗旨，从应用语言学不同领域的核心话题入手，评述相

关理论与实践的沿承、探索与发展，力求体现学术性、系统性、前沿性与引领性。下面对各子系列作一简介。

语言习得系列

主编为蔡金亭教授。该系列从语言本体、认知、社会等多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影响因素、过程与结果。该系列有三个特点。第一，专家写专题。该系列首批包括四本书：《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语言迁移研究》《二语学习同伴互动研究》和《二语的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因其独特的重要性，这些专题几十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佳作纷呈，亟须我国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員了解其历史和现状。四位作者均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与独特的视角。第二，理论、实证、方法有机结合。所有专著都在介绍相关概念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国际及国内的实证研究，并对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专门归纳。第三，客观梳理与主观评论兼顾。作者在综述各领域的研究时，一方面以具体研究问题为主线对前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结果与讨论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论，既帮助读者了解现状，又激发读者对未来研究进行思考。

社会语言学系列

主编为高一虹教授。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交叉学科，大致可分为较为宏观的部分（如语言政策与规划）和较为微观的部分（如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描述现实情境中的语言现象，并对其进行解释。就对材料解释的理论视角而言，社会结构与个人主体能动性构成主要的关系，强调社会结构对语言行为影响的称为“社会结构主义”，强调个体在与环境互动中之能动性的称为“社会建构主义”。从半个世纪本学科的发展来看，有一个从社会结构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发展体现在子领域内部的研究取向、解释视角以及研究话题的转向、新概念和子领域的兴起等。“社会语言学系列”首批包括四本书。第一本是《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共同体》。这是社会语言学兴起时的原始核心话题，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后来变异研究和共同体研究经历了从结

构观向建构观的发展过程。因此这是一个经典而又崭新的领域。第二本是《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交际》。它聚焦个体的交际过程，包括称谓语、礼貌、交际策略等多个方面，与语用学、修辞学等有交叉。在这个子领域，建构观的影响更加突出。第三本是《从世界英语到国际通用英语》。该话题可以说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延伸，能为传统上以“本族语”为样板的外语教学提供较开阔的社会视角。第四本是《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这实际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话题，其中语言态度受到持续关注，而语言认同近一二十年来才成为社会语言学中的显性和热门话题。这四本书只涉及了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内容，较偏向微观。我们期待以后将更多话题介绍给国内读者，以促成更多本土的创新性研究。

心理语言学系列

主编为董燕萍教授。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使用和习得的心理机制。语言使用包括语言的理解和产出；语言习得包括母语、二语、三语、双语及多语的习得，但一般侧重母语的习得，因为这是语言习得研究的根本；心理机制常常指加工某一问题时的心理过程及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规律，还可能因为研究方法及视角的不同而被称为认知机制或者神经机制。心理语言学一般采取实验方法，通过操纵变量从而更好地研究某些变量的作用。在充分考虑已出版以及即将出版的同类图书基础上，基于话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以及避免重复出版的原则，本系列首批包括三本书：《词汇加工研究》《句子加工研究》和《口译加工研究》。前两本书探讨心理语言学最根本、最传统、最核心的话题，最能体现心理语言学的精髓，是语篇加工研究及语言产出研究的基础。第三本在口译这项极具挑战性的语言任务中综合探讨语言理解和产出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该话题最能体现心理语言学的学科交叉性和前沿性。三本专著从不同层面阐述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并介绍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行为的方法（收集眼动数据、按键或者说话的反应时长、产出的语料等）和神经科学的方法（收集脑电数据、磁共振数据等）。

语料库语言学系列

主编为许家金教授。语料库语言学立足语用，突出概率，讲求方法，重视语境，既可构建语言理论，也可指导语言运用。语料库语言学作为以方法论见长的语言学分支，已广为语言学界接纳。其应用甚至扩展到传播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在国际范围内，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成果尤其丰硕。因此，本系列第一本书便以《语料库与话语研究》为题展开讨论。该书不仅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在话语组织方面的研究思路，还着重探讨了如何借助语料库考察话语中的身份或形象建构。在我国，语料库语言学选题集中于中介语及翻译语言研究，相关成果数以百计。本系列第二本书《语料库与双语对比研究》在对英汉语宏观特征量化描写的基础上，围绕英汉语介词、指称范畴、句段内部构成、事件编码方式、话语功能等议题作了深入对比。此外，为进一步拓展我国语料库语言学的选题视野，本系列还特别推出《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一书。该书着眼于学术英语的词汇、语法、话语特色及学科差异等，旨在通过语料库方法对学术英语进行精细描写，挖掘其典型特征，从而助力我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

语言测评系列

主编为韩宝成教授。本系列首批将出版三本书：《语言测评效度验证研究》《语言测评反拨效应研究》和《Rasch测量理论在语言测评中的应用研究》。《语言测评效度验证研究》对语言测试学科出现的四种效度验证模式进行深度剖析，分析经典效度研究案例，阐释如何收集效度证据并构建效度论证框架。《语言测评反拨效应研究》基于实证研究，重点介绍反拨效应的成因与本质，分析如何通过实施有效测试促教促学。近年来，Rasch模型在语言测评研究中受到广泛重视，《Rasch测量理论在语言测评中的应用研究》将结合Rasch模型在测评研究以及测评开发中的应用研究，系统介绍和分析该模型的原理、使用方法和相关研究进展。本系列的出版将有力推动我国语言测评研究的发展。

二语写作系列

主编为王立非教授。本系列首批将出版五本专著：《二语写作课堂教学研究》《二语写作认知心理研究方法与趋势》《二语写作测评方式研究》《二语写作身份认同研究》和《体裁与二语写作研究》。本系列有以下三个特色：第一，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和心理认知的微观视角，聚焦二语写作领域的前沿问题，对国内外二语写作研究现状、研究热点进行深度剖析，对本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二，以中国大学生和学生写作为文本为研究对象和语料，分析中国人学习英语写作的重点和难点，寻求适合提高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路径和方法；第三，选择的话题具有代表性和跨学科性，都是当前高校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二语写作的特点与规律的认识，探讨二语写作教学改革的新模式和路径。

外语教师教育系列

主编为徐浩副教授。本系列聚焦外语教师学习与发展的核心话题，既突出教师学习的动态过程，又关注教师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致力于采用更具综合性、整合性的视角来描述、分析、建构教师学习与发展的历程和规律。本系列在重点综述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同时，将着重对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并通过综述框架的创新，展示核心话题的新维度与新视角。本系列首批涵盖外语教师学习、外语教师能力、外语教师共同体等核心话题。《外语教师学习》基于三大学习理论分别从外语教师学习的结果、过程、途径和环境展开讨论；《外语教师能力》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分别对外语教师能力的行为维度、认知维度和社会建构维度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外语教师共同体》则从实然而非应然的角度，对外语教师所置身参与各类共同体展开剖析，尤其关注我国外语教师共同体活动的实践及其特点，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已出现一批学养深厚、术有专攻的应用语言学中坚力量。他们将聚焦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核心话题，引领我们解决本

土语言运用难题，并不断走向国际学术前沿。希望更多的同行和年轻学子加入这一学术共同体，研读经典，探讨新知，让我国应用语言学绽放出实践智慧和理论光彩，而不再只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本丛书还将根据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展适时再版，并不断扩充话题。希望本丛书能为同行学者和青年学子拓展科研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作出积极贡献。

“应用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8年12月

参考文献

- De Bot, K. 2015. *A Histo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1980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 Fries, C. 1945.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owatt, A. & R. Smith. 2014.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a British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History* 57 (1): 75-95.
- Lei, L. & D. Liu. 2018. Research tren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2005 to 2016: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Applied Linguistics* 40 (3): 540-561.
- 崔希亮, 2007, 谈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建设, 《世界汉语教学》(3): 6-8。
- 何莲珍, 2018, 从引介到创新: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四十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6): 823-829。
- 王初明, 2018,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在解决问题中前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6): 813-816。

前言

言语交际就是人们之间的语言使用，必然受社会因素影响，因此面对言语就是注视社会现实本身。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界发生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界发生的话语转向，都把具体情境下的语言使用置于考察的核心位置。本书的社会语言学视角是指社会的语言学，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理论流派，但着眼于互动的微观层面，侧重展现言语交际的建构性。社会语言学下的研究话题不胜枚举，本书选取了称谓语、语码转换、会话分析、礼貌、言语交际方式五个议题，对各领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系统回顾。

第一章为概述，从言语和交际谈起，引入社会语言学对言语交际社会性、情境性、互动性和认同性的重视，介绍本书的定位和话题选择的依据。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各章都可视作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章的称谓语研究代表了言语交际的词汇层，重点回顾了影响称谓使用的社会因素、称谓在会话互动中的建构作用、新时代汉语称谓的嬗变。第三章为语码转换研究，代表了言语交际的词汇—句法层，按照前语码转换期、语码转换盛期、后语码转换期的顺序，梳理各阶段的代表性理论和研究，并落脚于语言混合使用的最新发展——超语实践。第四章为会话分析，代表了言语交际的语篇结构层，介绍会话分析的主要概念及应用，并简评会话分析面临的挑战。第五章为礼貌研究，涉及交际的社会规约，以礼貌研究的三次浪潮为主线，回顾经典礼貌理论、礼貌研究的话语转向和不礼貌研究。受Dell Hymes言说方式的启发，第六章题为言语交际方式，通过盘点中文献中较少出现的社会语言学概念，如风格模仿、交际顺应理论、听众设计理论等，展现交际者如何

在具体语境中运用已有的语言资源和知识,产出和理解信息、与交际对象互动、建立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第七章结合各议题的国内外发展趋势,从立足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等方面对全书进行总结。虽然各章的结构体例根据议题特点稍有不同,但整体遵循系统爬梳理论、下沉案例分析、追踪最新动态的思路,希望能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快速了解该领域的“路标性”通道。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高一虹教授的约稿、指导和鼓励,使我在博士毕业后有机会继续系统学习和整理社会语言学的经典理论,紧跟相关领域的发展步伐。阅读文献如理乱麻、织新网,使我仿佛再次回到了在燕园求学的日子,也使我在独立研究者的成长之路上越走越宽。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段长城老师对我的包容,给予我充足的写作时间;解碧琰老师的勤加督促是治疗我懈怠的一剂良药;赵倩老师对每一稿的细致查阅有效地提高了书稿的可阅读性。感谢纽约州立大学Robert Sanders教授对初稿各章议题提出的宝贵建议。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大学馆际互借服务,使我能够快速收集所需文献。感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提供的友好教研平台,使我能够专心于学海泛舟。感谢我的同事冯德兵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和陶萍博士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学生陈佳丽和赖秋文对参考文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校对。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人提供的诸多技术后援,虽与我在学术上“道不同”,但他仍然耐心地通读了全书,并指出了其中的文字和符号错误。书稿成形于我身怀六甲之际,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孩子。

社会语言学的流派众多、成果丰硕、发展迅猛,本书各议题的选择仅基于我的个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受学识和精力所限,不免偏倚和疏漏,敬请各位读者斧正。

肖琳
江西财经大学

1.1 什么是言语

语言是众多人文学科研究的交汇点，如语言学、交际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学等。言语是一种人类活动（Sapir 1921），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主要形式就是言语的使用，即言语交际。提到言语，大多数人立即会联想到索绪尔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开创性区分。索绪尔认为，言语指人们产出的话语，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语言是一套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涉及语音、语义、语法的规则系统。每一个符号都是概念和实体之间规约化的映射关系，因而是社会性、群体性的知识集合，存在于Durkheim（1961）的集体心智或集体记忆中。简而言之，言语是说话人运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内的规则来说话或书写的活动和结果。

基于语言和言语之分，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设定了研究对象——“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费迪南·德·索绪尔 1916/1980: 323）。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也是剪断语言学与其“母胎”——传统修辞学、语文学、比较文学之间连接的必然之举，被Pierre Bourdieu称作伟大的壮举。语言学从此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

学科。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转换生成语法革命，进一步使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固若金汤。坚持语言心智论的乔姆斯基学派完全摒弃对具体语言使用 (language performance) 的研究，后者甚至被称作无意义地收集蝴蝶标本，从而把语言学研究推向了极致的形式化和抽象化。

针对乔姆斯基提出的抽象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Hymes (1972 a) 提出了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概念。交际能力是将群体内部的语言资源和交际规则融会贯通的能力，不仅包括交际者对语音、语法等语言知识的规则应用，还包括对社会文化知识的认知和使用，这便涉及在具体的场景中如何恰当得体地运用语言。说话人作为社会成员，其语言学习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之一，说话人的交际能力或语用能力是理解语言社会性的关键。因此，语言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它不是存在于大脑某处的“黑匣子”，而是现实中复杂多变的各种特征 (Jørgensen 2008)，是某一个言语社区共享的言语资源库 (verbal repertoire) (Gumperz & Naim 1960)。Hymes的这篇文章是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作之一，明确宣称了语言的本质在于其实际运用，即社会化的言语和交际，这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抽象化、孤立化、形式化的挑战。无独有偶，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很早就提出“不但要研究语言本身，还要研究语言的使用”的观点，因为“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么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 (转引自刘焕辉 1997: 10)。

交际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和媒介，且会产生一定的效应或效果。“交际，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社会互动” (易锦海、李晓玲 2004: 1)。言语交际必然涉及语言的使用，“我们把这种至少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以人际交往为目的的言语活动，称作‘言语交际’” (赵毅、钱为钢 2000: 13)。交际至少涉及两位说话人，“是一种要求两个或多个个体协同努力的社会活动” (Gumperz 1982: 1)。“讲话就是交际，交际就是互动”

(Kerbrat-Orecchioni 1990, 转引自郑立华 2012: 5), 因此言语交际可以等同于互动。

1.2 交际的研究视角

在人文社科领域,“交际”一词有多个同义词,如沟通、互动、交流、传播等。不同名称的含义虽有所重叠,但主要源于迥异的学科传统,如沟通、传播、传意多见于传播学和新闻学,而交际、互动多见于语言学。言语交际涉及心理、文化、社会、物理、语言等多个层面,尤其是与语言研究紧密相关的学科,修辞学、传播学、语用学、言语交际学、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言语交际的内涵,扩展了其外延。

修辞学是有关言说的艺术。辞指美好的语言或辩论的言辞,修辞即修饰语言或言论,因此,修辞学视角下的言语交际研究侧重语言的艺术性和表达效果,如策略性的语言使用和反常规的语言形式。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西方古典修辞学着眼于如何利用言辞影响听众,改变他人的思想或行为。传统修辞学(狭义)关注与语音、词汇、句法相关的各种同义形式(陈望道 1959);现代修辞学(广义)关注各种话语或言语,从劝说延展到一切话语领域,涵盖各种语体、风格及篇章结构等(谭学纯 2014)。

传播学又可称为沟通交际学,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成形于美国,其研究范围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20世纪初,美国的公共演讲课程从重视文学研究的英语系中独立出来,高校以公共演讲课程为基础,成立了演讲系,后来又演变为演讲传播系(张惠晶 2008)。演讲的行为学和社会学色彩得到凸显,从而与传统的、偏文学色彩的修辞学分道扬镳,融入社会学阵营。随着言语交际(speech communication)逐渐扩大阵地,不同类型、层次、媒介的交际现象都被纳入它的研究圈中,远远超出了原本的公共演讲范围,所以最后连speech这个词也被舍弃,仅

保留了 communication 一词 (de Saussure & Rocci 2016)。“沟通交际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不同情境、不同人际关系的表达中,如何组织信息,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交流思想、情感,传达给对方,理解对方的意图,回送反馈,以取得一致的认识,从而产生有效的互动。”(鲁曙明 2008: 1)

语用学是语言学本体的分支,研究使用者的语言,即“如果一项研究明确地涉及语用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入语用学的领域”(Carnap 1948, 转引自文健 2016: 3)。语用学之“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说话人使用的言语是语言在具体情境下的运用,2)说话人使用语言符号来传达特定的交际意图。任何一种语用学理论都是关于微观的言语交际的理论,试图解答交际者的意义或意图如何产生和被理解。因此,语用学或从认知角度(交际的认知过程),或从社会文化角度(交际的互动性和功能性),或综合两者(社会认知视角)来解释意义实现的过程。

建立一门言语交际学学科或许是我国学者的独创。江结宝(2013)称言语交际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对具体的语言使用策略和技巧的指导,如有关沟通技能、演讲、口才、辩论等的功能性论述;另一种思路是概括交际的要素、过程,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原则和原理,用于指导言语交际实践活动,后者的代表之一是刘焕辉。刘焕辉自20世纪80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著作,致力于建设一门言语交际学学科,他在1986出版的专著《言语交际学》是对创立该学科的首次尝试。刘焕辉(1997)认为,言语交际学的出发点是研究语用规律,可以算是语用学的延伸。言语交际学在言语交际这个研究对象或研究单位上与社会语言学是交叉重合的,但是,言语交际学只聚焦语言进入交际后的结构形式、交际功能及其一般规律,所以没有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广泛。刘焕辉在学科开创方面先人一步,令人钦佩,他深厚的汉语修辞学科背景使其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学科特色鲜明:丰富有趣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示例、富有汉语修辞文采的标题和论述。但是,言语交际历来就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现在社会语言学

的发展有拓疆的趋势，待到它的疆界被确认要包括研究言语交际现象以后，言语交际学也不妨划作社会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刘焕辉 1997: 11），即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范畴。

修辞学侧重探索如何实现言语使用的艺术和技巧。传播学侧重研究人际、群际沟通以解决社会问题。语用学专注于言语的意义产生和理解。言语交际学可以看作语用学的延伸，但并未特别关注社会因素与言语使用/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交际研究有何特点？

1.3 言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性质

社会语言学的英文表述sociolinguistics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在Haver Cuerie于1952年发表在*Sout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期刊上有关言语和社会地位的一篇论文中，只不过当时的写法是soci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是有关语言作为社会事实和身份载体；语言作为互动、作为交际、作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桥梁”的研究（Bell 2017: 588），其核心是对可观察到的语言变异事实、变异/变迁的原因及结果所作的原则性思考（Llamas *et al.* 2007）。Eugene Nida曾说过，“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最终非常清楚地发现语言交际的本质”（转引自祝畹瑾 1985: 18），因此，言语交际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的必要研究对象，具有如下社会语言学性质。

1) 言语交际的社会性

语言是社会符号，“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陈波 2014: 124）。每个社会个体都携带着既有的社会痕迹，通过日常的言语交际活动，展示自

我、协商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结构、传递价值和文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异质有序的言语。“异质是说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语言是有差异的，有序是指语言成分的分布是有规则可循的”（祝畹瑾 1992: 8-9）。有序性存在的基础之一便是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或社会维度。每个社会成员被无所不在的异所环绕，包括不同的方言、变体、语码、风格、口音、行话。社会语言学旨在从变中总结语言变异的社会分布规律，并解释这样的语言特征差异与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与传统语言学试图从言语之“变”中提取“不变”的语言背道而驰。因此，社会语言学家试图描述和解释言语交际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使用如何展现社会过程等。

2) 言语交际的情境性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活动都是情境化的行为。交际中的任何话语都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可被框架化（Goffman 1974）或被语境化（Gumperz 1982）。语言发生的情境可大可小——大至宏观社会环境，小至单个语音音素，以帮助研究者分析和理解交际者正在做什么、其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希望交际对象如何解读自己传达的各种信息。情境是言语交际的背景，是意义发生的场所和必要载体。语境与交际是一种动态共生关系，且在交际中不断变化，一方面，言语离不开语境；另一方面，言语活动本身就在不断建构语境本身，语境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共同建构（Tannen 1992）。交际参与者不仅根据各种语境化提示从互动中提取信息，还基于正在进行的会话与之前的经验对将要发生的行动进行推测，即语境化提示和会话推断（Gumperz 1982）。

3) 言语交际的互动性

社会语言学十分注重对交际和互动的研究，如John Gumperz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强调互动即社会生活。互动指“交际者如何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构建意义，如何利用共享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语境提示以及语言的指代特征共同促进交际双方理解话语和作出推

断”(董敏 2008: 38)。语言研究必须被置于交际互动的背景下,来考察会话行为和言语交际的产出过程。互动社会语言学强调会话的互动本质和参与者的能动性,说和听相互交织,听话人和说话人同等重要,而言语交际扎根于两个或多个交际者的会话合作之中。Gumperz & Cook-Gumperz (2007: 483)提出,“互动社会语言学可以被描述为应用话语分析的阐释性方法,通过系统考察听话人和说话人如何诉说自我,来获取对通常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事件的洞察”。对互动话语的理解须超越语言符号本身,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4) 言语交际的认同性

社会语言学围绕语言使用展开,因此绕不开言语的认同功能,即认同性。身份或认同涉及“我是谁”的问题,是弥合社会个体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秩序的宏观层面之间鸿沟的一道桥梁。有关身份与语言的关系,存在多种理论视角,但总体可分为两大阵营:结构主义观和建构主义观。在结构主义观下,身份是固定的、前设的成品,即本质主义,语言使用体现或反映既存的各种身份范畴。身份范畴受社会结构影响,具有明确的边界,对应特定的语言特征,如使用附加疑问句是女性身份的表征。身份与语言的这种对应关系如同照镜子,是一种线性静态的指示关系。在建构主义观下,身份是流动的、非固定的、动态的,甚至是支离破碎、充满矛盾的。身份和语言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动态的、复杂的、多维的,某一种语言特征可以被挪用,用来建构说话人的认同(Bucholtz & Hall 2010),即身份不是产品而是过程。交际者通过言语互动和话语协商来表明自己的认同倾向,因此,建构主义观下的语言认同分析能够凸显交际者的主体性。“研究……表明目前已确立了语言过程或策略在身份创造、协商和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De Fina *et al.* 2006: 1)

1.4 本书定位

本书的社会语言学视角指微观社会语言学，即社会的语言学。首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历来都是现实中被使用的语言，即言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各种变体、语码、方言、文体风格等。其次，社会语言学视角突出言语交际是话语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交汇点。社会语言学没有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之伞，例如，Fasold(1990)对统一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持悲观态度；Hudson(1996)从个人、双方、社会网络三个层面探讨社会语言学理论系统，但似乎孤掌难鸣；Coupland(2016)召集社会语言学界“巨头”所编著的合辑*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也并未对统一性理论作出定论。因此，社会语言学被形象地比喻成废纸框，语言形式之外的研究都可往里面装。社会语言学涉及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本书更倾向于把它形容成百宝箱，因为它包含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传统和话题，如语码转换、礼貌研究、会话分析、称谓语研究、语言态度、语言认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方法、视角和多样的理论模式(Coupland & Jaworski 2009)；创造了独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概念，如越界理论(Rampton 2005)、听众设计理论(Bell 1984)、超语实践理论(García 2008; Li 2016)。由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故生命力很强、发展很快。不到半个世纪，“社会语言学领域在21世纪初就已发展为成熟、自信和充满活力的学科”(Llamas *et al.* 2007: xv)，并为教育政策的制定，社会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民族、平等、多元主义等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成果参考和建议。这也证实了Cuerie(1952)对社会语言学“无限可能性”的前瞻性预测。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为言语交际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鉴于社会语言学并无“均码”理论，而是由一系列相关话题或“迷你”理论(Coulmas 1997)组成，本书的社会语言学视角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理论流派，而是针对某类言语交际现象的微观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话题不胜枚举，经过慎重考虑，本书选取了称谓

语、语码转换、会话分析、礼貌、言语交际方式等作为以下各章内容的主题词。

第一，这五个话题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本书意欲凸显的言语交际的社会性、情境性、互动性及认同性。具体而言，称谓语选择归根结底是谁与谁交际的问题，离不开性别、年龄、辈分、阶层、关系、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语码转换涉及交际的语言形式，即选择什么语言或变体，是双语或多语混杂融合的必然现象；礼貌涉及交际规范，强调交际者理性之外的情感因素、社会规约和文化背景；会话分析涉及交际的结构形式，揭示社会秩序、社会实践和社会行为的构建，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阵地；言语交际方式则关注互动的情境性和认同性，探究言语交际在词汇、结构、文体等层面变异的社会动因。

第二，本书不敢奢望完整覆盖语言本体的各个层面，但这五个话题在语言形式上分别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纵向层面展示微观言语交际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称谓语属于交际的词汇层，是一个相对独立、较小的语言单位；语码转换包括句间及句内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涉及句法层，而句间语码转换还涉及语篇层；会话分析涉及交际的语篇结构层；言语礼貌和言语风格则可以在所有层面铺展。这五个话题既存在研究边界，也相互贯通，主要体现在各个话题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上，如称谓语是礼貌研究的考察对象，在会话中突然转换语码可能是出于礼貌的考虑，会话既包括合作性的礼貌，又包括冲突性的不礼貌，言语交际方式可跨越语言层次，对会话结构和言者身份进行重要补充。

第三，这五个话题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传统议题，基本上每部社会语言学通论或教科书都会涉及，如Holmes & Wilson(2017)、Wardhaugh & Fuller(2014)、陈原(2000)、祝畹瑾(1992/2013)等。本书虽沿用了这些议题名称，但在人类生活与交际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话题面临着新挑战，涌现出新动向。如果以“酒”借指研究内容，以“瓶”代指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可能会出现“旧瓶新酒”“旧酒新

瓶”“新瓶新酒”三种组合。语码转换领域由于全球化和移动性的加剧，迎来了最新发展——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使用更加建构的视角看待两种或多种语言或符号的混合使用，因而这一新术语下的研究可能是“旧酒新瓶”，如李玉霞(2016)；网络时代下使用汉字杂糅英语的形式，例如用“duck不必”指代大可不必，可以算“新瓶新酒”，如Li & Zhu(2019)；而语码转换的经典理论仍被广泛用于探究网络语料则属于“旧瓶新酒”，如魏在江(2007)。21世纪，社会发生的巨变：网络的无处不在、交际媒介的变革、双语或多语的混杂融合、跨文化/多文化的沟通交流、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移动的常态化和便捷性，既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也为催生新的理论概念提供了“温床”。

第四，本书是对称谓语、语码转换、会话分析、礼貌、言语交际方式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侧重对国外现有成果的引介，也观照国内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各章节的行文思路如下：理论溯源或概念厘清、发展历程、研究路径或视角、理论和方法的最新进展、简评和小结。各章的结构框架根据议题特点稍有不同，但整体遵循系统爬梳理论、下沉案例分析、追踪最新动态的脉络。“中国社会语言学……对于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了解不够，消化不够，创新的起点没有建立在全面综合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因此难以取得较大的进步。”(徐大明 2006: 124)通过系统综述某一话题，本书希望能给入门者提供了解该领域的快速通道，为国内同行提供有关各领域发展动向的建设性信息，为拓展和深化本土的实证研究、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及创新提供借鉴。